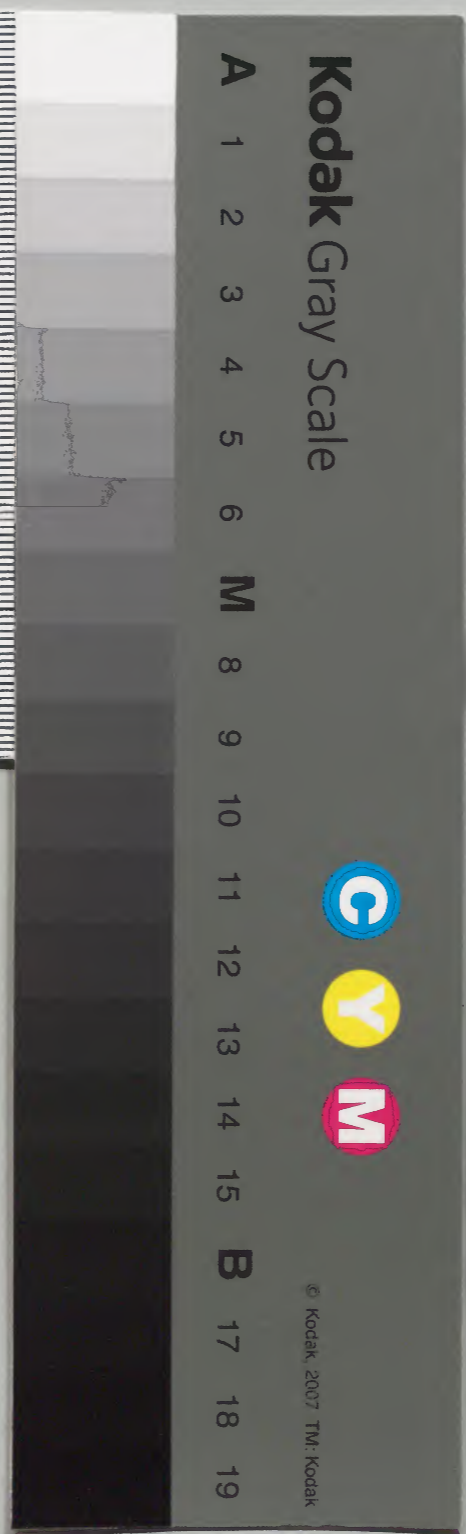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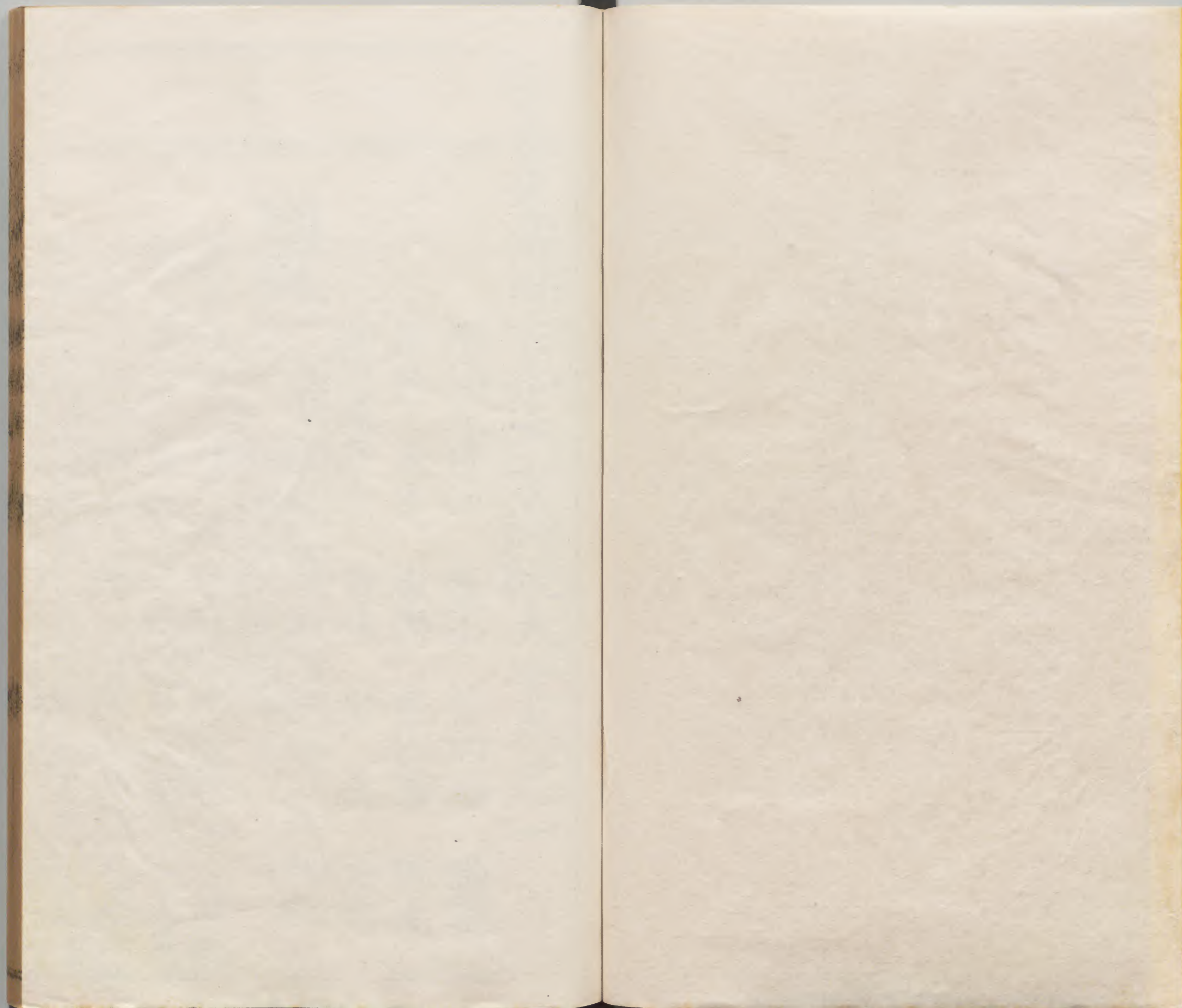


詩經大全

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36)	
函號	別 3	1





葉太史叅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一文庫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翰林 太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梓

國風

安成劉氏曰集傳於國風之下係以
一者以國風居四詩之首也下文周南
十五國之首也後放此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
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
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
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愛之

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
治之得失焉朱子曰振木鐸與誅歌以言其情
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舊說二南
使采詩邑移於國國以聞于天子食之
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御黨邦國而化天下也
程子曰二南之詩為教於衽席之上閨門之內
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邦國而謂之
正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
觀省而垂監戒耳朱子曰變風多是淫亂之詩
言其情者聖人存此故亦以言男女相與歌詠以
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安成劉
氏曰男女亂倫而此故曰詩可以觀也○安成劉
而王魏之風變而淫靡而齊之風變而憂傷秦而
編急而魏國之風變而淫靡而齊之風變而憂傷秦而
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靡而齊之風變而憂傷秦而
亂極而思治此風變而淫靡而齊之風變而憂傷秦而
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

食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召南說附

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
自省而知所戒蓋亦莫非所以為教也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
州格庵趙氏曰岐山蓋今箭
去聲州之陽格庵趙氏曰岐山蓋今箭
也劉氏曰棄為后稷封於岐其後公傳子王季歷
劉氏曰棄為后稷封於岐其後公傳子王季歷
至孫文王昌辟國寢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
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實照公奭適之采音
宮類氏曰采官也因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

而召公宣布於諸侯史記索隱曰周地本大王
周分公奭食邑於召故曰召公蓋文王取岐周故
墟自為都邑明也○孔氏曰文王若未居豐則岐
邦文王之詩而分賜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
使行化安得賜之詩係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
之故知此時賜之徒何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
方諸侯之國江沱反徒何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鄭氏曰雍梁荆豫徐揚
紂是為三分其餘冀青兗屬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
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
之詩被之筦管弦同管弦以為房中之樂而又推之
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

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平國平天下者皆
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
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
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
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
考索云周南召南樂章之名也文王之化自北
而南及于江漢故作樂者采自比以南國所
名王之化也○安成劉氏曰其詩得於國中者
文王之後妃而作故雜以南國詩得於國中者
多為文王后妃而作故雜以南國詩得於國中者
詩而謂之周南所而作故雜以南國詩得於國中者
不敢使周公食邑之號專天子之國被於諸侯者
事固統於其所尊矣觀下文復取於諸侯之
公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以
侯國之詩繫之而謂之召公則宣化於諸侯以
專國之說可互見也若召公則宣化於諸侯以
之國者皆通乎追王為之方伯之國正謂其時而
言也

詩經

召南

卷

岐周今在鳳翔府岐山縣即今陝西鳳翔縣京兆府鄠縣即今陝西鄠縣終南山北即今陝西終南山國即今興元府京西北等路諸州即今陝西漢中府陝西四川所隸保寧府蓬金等州即今陝西保寧府陸均安漢陽常德岳州辰州等諸州即今陝西漢中府武昌德安漢陽常德岳州辰州等諸州即今陝西漢中府門夷陵汚陽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即今陝西漢中府等州之儒以爲也即今陝西漢中府縣先儒以爲也即今陝西漢中府即瑤池之地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即今陝西漢中府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即今陝西漢中府文王之化以成德者有紂其西昆夷其北即今陝西漢中府故也文王治岐其東有紂其西昆夷其北即今陝西漢中府

故其化自北而南先王之風化于周南之域也即今陝西漢中府李氏曰二南皆文王之風召南之詩多爲文王所作故言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之也即今陝西漢中府唯七余友即今陝西漢中府窈鳥了反飛徒了夕即今陝西漢中府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音醫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去聲居而匹處上聲者蓋其性然也宋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鳴差不曾相近宋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鳴差此說却與列女傳合乘居是四箇同居列女傳

詩經

關雎

音求

之而靜苻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為比也與與比相
近而難辨與之兼比者誤以漢匡衡策中科元帝朝遷博
興之比不兼比者誤矣以漢匡衡策中科元帝朝遷博
為比則失之穿鑿矣漢匡衡策中科元帝朝遷博
士給事中建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
初三年拜相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
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
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網
紀之首白虎通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諸
者理也大綱小紀所以諸君師長朋友也網張也紀
矣唯鳩氏曰君子別焉然後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
則父子親化子親則君臣敬則風化天下夫婦有別
之至者也凡溫恭慈惠端莊靜一皆在其中矣文
王聖人也而誅其德者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
已大聖也而誅其德者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
淑而巳蓋能敬則能自強不息純亦不已所以

乾之德也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體坤道之
順以承乾化
參初金反 差初宜反 苻行猛反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

吐浦此反

輟哲善反

側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

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苻接余也根生水底莖
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
○南山李氏曰苻菜是酒浸之脆莖可案酒鬻即煮
○南軒張氏曰苻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薄可為道
其柔順芳潔可薦之意或左或右言無方也

曰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慶源輔氏曰四字之訓極為精切亦可見古人下字之不苟也○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苜菜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於如此也采

○參差苜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采叶此礼反

友叶羽巴反

之參差苜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

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苜熟而薦之也眉山蘇氏曰求得而采凡詩之鍾類如此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爾雅釋樂曰琴長三尺六寸瑟長八尺一寸廣七尺一尺八寸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蓋友者親愛之意也慶源輔氏曰蓋以鐘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据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苜菜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苜之美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

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
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巳又
如此云策萊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
本諸此未得之也如天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
何其勿樂慶源輔氏曰此詩皆興而比首章以
開其起興因以關雎摯而有別為比二章三章以
柔順而起興亦以爲比但先儒皆取於苜菜之繁淨
所謂不可集傳不言者正以其潔淨與柔順之意者豈非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采子曰只取
名篇後皆做此○孔氏曰關雎者詩篇之二字以
金滕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雎者詩篇之名
篇名皆作者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雎者詩篇之名
終取一或偏舉兩字或全取一句亦不過五少則
理以定稱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

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而
子不傷是詩人性情如抑詩之詞意如
於琴瑟有鼓是情不淫也若沉湎淫佚則淫矣
止於得性則正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
也心不宰焉則流于傷與淫而不自知其矣
形于詩感于性發於情而宰于和者其益德如
睢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見其
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鐘鼓極其哀樂而
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
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
可恨然學者如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
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慶源輔氏曰樂不淫氣

蔓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在飛

之助焉夏之興也
殷之興也
也坤詩首關
乾也坤詩首關
倫也坤詩首關
使倫也坤詩首關
言母人不可不敬
文王不敬書言中
不覺見於歌詠化之
以讀詩時是將意
曰讀詩時是將意
一捉事一教定詩意
如事一教定詩意
所得意又深長如君
如太以平天原如君
覃卷耳其言迫切
乾坤卦其言迫切
覃卷耳其言迫切

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
谷中也
也陸氏曰黃鳥然時文多類此萋萋盛貌黃鳥鵲
也栗留幽州謂之黃鵲一名鷦鷯灌木叢木也喈
喈和聲之遠聞也
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叙初夏之時葛
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後凡言賦者倣此
豐城朱氏曰黃鳥飛鳴乃夏初之時葛方盛而未
其動也雖后妃追叙其事然此時已可見

蔓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

詩經

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幹而何者可以未幹乎我
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震源輔氏曰薄汚薄幹
害否者又見其不苟之飾於其害幹者各隨其
宜而無雜施之苟則尤見其勤儉之德也○豐城
朱氏曰師氏導我者則必及每事而詢訪也○豐
敢忘也君子宗主義者也則必因師以致告見其不
也敢藝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
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
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
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南軒張氏

卷上

項音傾

行叶戶郎反

曰后妃之貴亦必立師傳以訓之法家拂士
惟人為務歷世之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
農為重織紉之勤本也夫治常生於難而敬
家則實王業之根也每念稼穡之勞而亂
常起於驕肆使之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亂
妃存則不驕織紉之勤本也每念稼穡之勞而亂
常則不驕織紉之勤本也每念稼穡之勞而亂
章則不驕織紉之勤本也每念稼穡之勞而亂
之則不驕織紉之勤本也每念稼穡之勞而亂
懿德則不驕織紉之勤本也每念稼穡之勞而亂
成則不驕織紉之勤本也每念稼穡之勞而亂
長則不驕織紉之勤本也每念稼穡之勞而亂
詩三章首章是未既為絺綌以也○豐城朱氏曰
給時事三章是未既為絺綌以也○豐城朱氏曰
而師氏能勤即澣濯無斃歸而寧其母也而此
告閑氏能勤即澣濯無斃歸而寧其母也而此
孝閑氏能勤即澣濯無斃歸而寧其母也而此
勤閑氏能勤即澣濯無斃歸而寧其母也而此
就其一事言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泉音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孔氏曰亦云胡泉或曰苓耳江東呼常泉葉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當或謂耳當草○本草卷耳即今蒼耳今人多用之頃歌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上聲也周行大道也采子曰詩有三周行道義之道乃○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鄭氏曰器之易盈也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扶文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問卷耳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畧不同蓋託言也采氏曰難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曹城朱氏曰卷耳易采也

頃筐易盈也然采之又不盈頃筐何也蓋託言其心在乎君子而不在于物也於舍之而置被大路之旁焉其心之專一而不暇乎他可知也此詩見后妃之意於君子思之深切憂之深望之至然有懇惻至倒之意而無悲愁愴愴之懷蓋所以憂思者情也雖憂而不至於傷難思而不至於悲者后妃情之所正也

崔祖四友

愬子四友 隄音類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隄隄我姑酌彼金罍維

懷叶胡隈反

以不來懷

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音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錡之孔氏曰各罍取於雲雷永長也○此又託

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震源輔氏曰姑且也維以欲其之意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來傷兕徐獲反 觥古橫反叶古黃反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陟彼朶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朶七餘反 瘠音徐 痡音敷

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朶安成劉氏曰爾雅石山戴土謂朶今集傳從毛氏而不從爾雅瘠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注引此作盱張目遠望也詳見何人斯篇震源輔氏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論往矣此亦甚之辭至於云何吁矣則憂之極惟有愁歎而已非酒可得而解也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
宣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姜音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震源輔氏曰先生又嘗曰此欲登高望遠而往從之則僕馬皆病而不得往

故欲酌酒以自解其憂傷耳大意與草蟲詩相
似○安成劉氏曰后妃託言方采卷耳而適思
且飲酒則解憂不能復采欲望君子而僕馬不
之專一所謂哀而不傷之意乃其自性不未懷
於其端者參之關睢首章樂而不淫情之正發
見其情性全體也又按姜里先儒以地相
州於此因姜水得名昔紂信崇侯虎之諧囚文
王於此文王因作拘紂操

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葛藟類孔氏曰一名
生○本草注曰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五月開
花七月結實青黑微赤即詩云藟也此藤大者盤
薄又名千纒猶繫也只助語辭君子自衆妾而指
歲藟子朱子曰夫人稱小君大夫
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

則后妃有君子之德固可以君子目之○問
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
若以文王恐大隔越了某注詩傳蓋皆推尋其
語自是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
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
纒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慶源輔氏曰此
亦兼比意與閨睢同故鄭氏以為木枝以下垂之
故葛藟得附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故
衆妾得附而事之也

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荒奄衣檢也東萊呂氏將猶扶助也

詩經卷之六 國風 卷之六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群飛殼繩繩不絕貌

詳則立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螻螻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螻螻亦多意藍田呂氏曰螽斯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歛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采子曰不妬忌是后妃之一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

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南軒張氏曰繼穆木之後○推本其然則由不妬忌而巳故乃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雉鳩亦取其德之合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夫於驕反

華芳無呼瓜二反

家古胡古牙二反

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天天少去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華谷嚴氏曰灼灼鮮明貌木少則華盛天夫以挑言指桃木也灼灼上以之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

華言指挑華也

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孔氏曰之子桃夭謂嫁者之子廣則貞潔之婦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婦人謂嫁曰歸公華傳注曰婦人故謂嫁曰父母為周禮仲春令去聲會男女成婚氏注曰陰陽交也以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慶源輔氏曰婦人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宜矣

興也蕢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秦側中友

○桃之夭夭其蕢蕢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

興也蕢蕢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朱子曰室人變文以叶韻爾○東萊呂氏曰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皆有他義蓋發覆

桃之三章章四句

正齋陳氏曰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則可見男女

以正之義也如父其母於少年故少艾之謂宜於婦道輕銳之士不堅於臣節○豐城朱氏曰宜者能和順之意不和則不乘順則無違於非勉強所能也必孝不衰於勇姑敬不違於

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於夫之兄弟而
后可以謂之宜也然由后妃教化行而倡於
上之則敬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
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
機矣

宜子斜反又子余反与夫叶
丁啜耕反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剋剋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飾貌且罟也丁丁椽杙音穀也
謂振也此丁丁連椽之故知椽杙穀也
曰椽伐杙振之穀也東陽許氏曰繫振於地中張
上也剋剋武貌于音聲上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
衛內者○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置兔之野人而
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
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甚勇可為干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
以見賢才衆多矣此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
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詩一驗也凡雅頌稱主者皆
追王後所作爾○問兔置詩作賦看詩曰亦可
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也○
安城劉氏曰此賦其事以起興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剋剋武夫公侯好

仇
仇叶渠之反

興也逵九逵之道孔氏曰釋文云九逵謂之逵○

○安城劉氏曰中逵謂九逵之道中也仇與求同匡衡引關雎亦作
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
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取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氏以爲宜懷妊者亦只是陸機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子也

撥都奪反

得力活反

○采采芣苢薄言撥之采采芣苢薄言捋

賦也撥拾也捋取其子也

括音結

櫛戶結反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櫛

賦也結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櫛以衣貯之而扱

音其衽於帶間也安城劉氏曰衽者衣之襟也插其衽於帶間也者腰之帶也自采之至櫛之無多寡之序如此

芣苢三章章四句慶源輔氏曰薄道少畧也雖

於結與櫛焉其形於歌詠意簡而辭復如此則又可見其和平之意矣曰采而拾取其子而既得之辭曰櫛則既乘而攜以歸之辭曰櫛之櫛首章采之據初往至則撥之捋之既又

吳氏曰婦詩作思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廣叶古曠反

泳計于豨反

永計戈亮反

方叶南妄反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求思

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爾雅曰小枝上繚為喬

思語辭也孔氏曰毛傳先言思詩之體韻在辨上

疑休求為韻二字疑息字作思安城劉氏曰集傳既

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

用毛傳之意也正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

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

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安城劉氏曰李

堤漢水之堤大堤曲有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

遺穀都邑三十四堤曲有大堤曲古詞云朝發襄陽

諸女兒花艷驕即日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

山永康軍即今成都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

長也東陽許氏曰漢言廣謂橫方桴音也釋文曰

並同音木曰薄竹曰筏沿沂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

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問又在

○河北故化只行于江漢朱子曰然北方亦有儉狃

見諸南國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

靜一非復去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

為比而反復入詠歎之也慶源輔氏曰女者未嫁

禮也故先生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其女亦非

况於閨闈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始見之

湖此等路皆江漢之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始見之

可知其容貌之端莊所以情之靜也此章是始見之

以可求也孔氏曰木所宜興女有可求之時道今

禮不可知又言不可求華谷嚴氏曰道今求之廣江

貞潔之不可求華谷嚴氏曰道今求之廣江

貞潔之不可求華谷嚴氏曰道今求之廣江

貞潔之不可求華谷嚴氏曰道今求之廣江

貞潔之不可求華谷嚴氏曰道今求之廣江

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餘六句是反覆
比興說如突突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
四句以他人有心予付度之兩句不可求而方以
不復可求之意漢廣不可對遊女不可求而方以
言興與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
言興與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

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

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荆屬之
子指游女也秣飼音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

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教
之深蘆陵歐陽氏曰既頭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
難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化被入深也○
源輔氏曰悅之至教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
便放佚矣

萋音問

○翹翹錯薪言刈其萋之子于歸言秣其

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

興而比也萋萋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
澤中陸氏曰萋蒿正月根牙生旁莖正駒馬之小

詩經卷之六 國風 卷之六 十一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防符方反 頽勅貞反

燬音毀下同

○魴魚頽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陸氏曰魴一名鱈

音邊○山陰陸氏曰魴亦曰魴鱗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其厚薄故曰魴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田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宋子曰傳云文王率商叛國州唯青兗冀蜀紂以耳○南軒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以盛德為商之尚方伯與商室係民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如字下之曰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

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
之義思念之深而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
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其德澤之深風化
之美皆可見矣安城劉氏曰婦人之德如朝飢則念其
夫之深矣然其久別其相見深矣然其久別其相見
語以相慰則又可見文工有德澤之深矣然其久
昵之私言則又可見文工有德澤之深矣然其久
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列女傳
其懈於王事言國家暴虐難勉強之無遺父母憂
蓋生於亂世迫於國家暴虐難勉強之無遺父母憂
行役者之

汝墳三章章四句

義○止齋陳氏曰婦人化所未被其澤者却有有意
江漢是聞文王之化所未被其澤者却有有意

思○憂○輔氏曰未見君子不我遐棄喜如調劑思
之如燮父母孔君六不我遐棄喜如調劑思
則如燮父母孔君六不我遐棄喜如調劑思
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且以正之無乎禮義也
此可見其情之深矣然其久別其相見深矣然其
離心而見其墳之性也終勉之且以正之無乎禮義
則文王之德乎於民尚以文王之化而為之君也
以至於親人亦知以於人尚以文王之化而為之君
○豐城朱氏曰周南則文王之化而為之君也
居其一何人也曰漢南則文王之化而為之君也
見其被聖人之化則其德則一矣而墳之化而為之
故錄其風俗之美盡錄其德則一矣而墳之化而為
者非特一汝墳而已矣其德則一矣而墳之化而為
忠厚其志之專一也錄其德則一矣而墳之化而為
而化之也其志之專一也錄其德則一矣而墳之化而
見化之也其志之專一也錄其德則一矣而墳之化而
見化之也其志之專一也錄其德則一矣而墳之化而
如此詩亦何以南國者又如此現於漢廣汝墳而人

詩經卷之五 國風 一 振音貝 子叶獎里反 于音吁下同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與也麟麇俱倫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上聲也陸氏
色黃圓蹄王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者至仁乃出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
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
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
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嘆之言是乃麟也
何必齧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問傳
興文王后妃以趾興其子然則下文于嗟麟兮為
指誰耶朱子曰正指公其子而言耳○震源輔氏曰
振振毛傳以為信厚然詩內初無信意故先生以
為仁厚麟趾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有仁厚意也文
王身脩家齊后妃又有賢德而子孫宗族皆化而

為善則文王雖不王而不害其為有王者之道也
有王者之道則有王者之瑞故以麟之趾為興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
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

角叶盧谷反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漢終軍傳曰麟角戴肉設
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鄭氏曰祖廟
之廟有總麻之親○安城劉氏曰公同高祖為君者
王同高祖也蓋亞圍之玄孫文王之三公從兄弟至
武王時然後
亞圍服盡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華谷嚴氏曰應效應也
驕淫輕佻也今乃仁厚人可豈非閔雎風化之效
欤公猶仁厚則益極治之日也
麟出於上古之時蓋仁厚之德不戒於極治之日
上而周之公以振是乃麟也周公取之為
故詩人歌之曰董氏曰麟在郊藪禮運以為
四靈孔叢子曰唐虞之時麟在郊藪禮運以為
人言治之極必假此為應宋子曰興是以便
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如麟之趾是以便
說振振公子好孫也好譬如麟也
好底人子也好譬如麟也
角也好譬如麟也
公姓三章言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
其一身之問皆仁也章曰趾二章曰仁頌詠
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抵角不觸猶公子宜
乎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也而至於上抵角不觸猶公子宜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曰或云關雎之應雖無麟而若麟之時
時春秋之作雖有麟而非麟之時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德行去之在已繆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深子曰閔雎如易之乾坤意似恁地無方
也際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指說道甚
麼是德只恁渾淪說如下其詞雖主於后妃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脩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矣若麟之趾則又王者之瑞有

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也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慶源輔氏曰張子謂今之釋未有一篇之意者至于此論則先生於詩非止全得一篇之意者至于此論則先生於詩非止集此二南之旨句有事實意味可玩無庸毫穿鑿牽合之私熟讀之自見與大學中庸二解同功是豈拘於序說者所能及哉○安城劉氏曰已上闕一雎至五篇所以作皆本於文王之身蓋闕雎至五篇所以作皆本於家之效也桃夭以下六篇所謂至五篇則兄弟御于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此所以國之風也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釋文曰召康公與周同姓又皇甫謐云文王庶子勝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左傳富辰言文之昭于六國無舊說扶風雍去縣南有召亭燕未詳孰是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篇史記正義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居叶姬御反

兩如字及音亮

御五嫁反叶魚據反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郭氏曰冬春至架之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

歐陽氏曰鳩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築甚堅既生雛飛去之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鵲作巢有鳩來處彼之雛去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容有鳩來處彼之雛去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龜山楊氏曰鵲巢言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於寡邦無二道也○問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何朱子曰鳩之德鵲巢三章皆不言夫夫人之德如何朱子曰鳩之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南齊張氏曰惟其能專靜而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作爲則非婦道矣○慶源輔氏曰專靜純一德有婦人

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閑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唯此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詩之有閔睦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脩身齊家始也

維鵲有巢維鳩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
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音姪又娣之多釋文曰人有左右媵兄弟女曰姪娣弟也○公羊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性媵之以姪娣從諸侯一聘九

女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事叶上上反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于於也芣白蒿也

謂皤皤也秋香美似細艾三月採爾雅所沼池也

渚也爾雅小洲曰渚小渚謂於沼沚之旁采之

祭事也

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

叙其事而美之也

如此或曰芣所以生蠶益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

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蠶事也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

後同耶朱子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蠶所說曰如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抵死說道只為奉

為蠶事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

宮

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

室也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

于蠶室桑

被皮寄反 童音同

詩經

國風

世

賦也嘒嘒聲也草蝻蝗屬奇音青色趨趨躍貌阜

蝻音也孔氏曰釋文云草蝻負蝻也郭璞云常

公嚴氏曰負蝻也蝻也即蝻斯也○山陰陸氏曰

草蝻鳴阜蝻躍而從之故負蝻曰蝻草蝻謂之負

蝻仲仲猶衝衝也○疊山謝氏曰止語辭觀遇降下

也○疊山謝氏曰猶今○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

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

如此詩故五章述其妻變思亦如北亦若周南之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

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驚也初生無葉時可

食釋文曰周秦曰蕨齊魯亦感時物之變也○黃氏

其所感動其所以驚也○時物之變也○憂憂也○慶源

曰夫之役未還憂念之躍蕨之生皆時物之變也

南國諸侯大夫行役于外而其妻在家感時物之

變如自思念其君且曰使我得見君子則其

及化之所降矣此可見其情性之正是皆文王風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

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汪氏音初大有芒而味苦山間

人食之謂之迷蕨慶源輔氏曰蕨薇皆是山之詩

中所言采掇之
 事多是託言
 胡氏曰荆楚之間有草叢生如修條四時發穎春夏
 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賤者大謂迷陽而食之其
 美野人呼為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而食之其
 行即此蕨也○山陰陸氏曰薇亦種之菜莖皆似
 小豆蔓生其味亦似小豆今官園種之蜀人以供宗廟
 祭○容齊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以供宗廟
 音施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悲則無穀之哀不止於中則心稍放下一悅則喜動于
 一節則心氣和平此則心稍放下一悅則喜動于
 也此詩每有思三節蟲鳴見之喜一節深一節
 思則降則說則夷之時是般意思○豐城
 朱氏曰卷耳后妃之思其君也汝墳曰殷其雷又行役
 妻之思其君也
 家之情則思其君也
 然以行役之久雖有別雜之思

而無怨恨之情所以為國風之正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澗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蘆華谷嚴氏曰
 三種大者曰蘋葉間闊十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
 茹中者曰苕菜小者水浮萍是也小萍為大萍誤
 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是也小萍為大萍誤
 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萍而乃用
 以供祭乎
 澗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
 蓬蒿陸氏曰藻生水底有二種一葉似雞蘇莖
 聚藻二葉皆長四五尺底有莖如釵股似蓬蒿謂之
 米茹糝蒸為茹味美飢荒可充食行潦流潦也○
 南國彼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叙
 其事以美之也臨川王氏曰采藻必於南澗采藻

有常處也○慶源輔氏曰此詩與萊繁正相類但
采繁是美諸侯夫人此詩是美大夫妻以其奠于
宗室而
知之也

盛音成

管居呂反

錡宜錡反

○于以盛之維筐及管于以湘之維錡及

釜

賦也方曰筐圓曰管曹氏曰皆竹器湘烹也蓋粗熟而淹
以為菹也慶源輔氏曰知粗熟而淹以為菹者祭
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三釋文曰錡也○此足以
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臨川王氏曰長樂
劉氏曰誠敬之至事上必躬也○慶源輔氏曰所
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敬者之
所為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安城劉氏曰必

采而後盛以筐管必盛而後烹以錡釜則非循
有常者不能也曰采曰盛曰相無一不親曰筮曰
管曰錡曰釜無一不具則非嚴敬整飭者不能也

曠叶五後反

齊則皆反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
安城劉氏曰諸侯之庶子為別子別子之嫡牖下
子為大宗即大夫之始祖也故祭於其廟
室西南隅所謂奧也采于曰古人廟皆南向室在西
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所謂牖南向室
凡堂皆南向而戶皆東向○廬陵李氏曰堂屋五
深中脊之深曰棟次之深曰楹後之深曰室南
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大房東室西相連為之室
又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

賦也厭浥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間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凌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

角才露谷友

女曰女

家叶立日合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與人皆謂汝於我曾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隸谷嚴氏曰男遠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女不從子自訴之辭如此蓋雀之穿屋實以味不以角也實無室家之禮也味音書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牙五紅反

家各空反

興也牙牡齒也龜山楊氏曰鼠無齒而無牙墉墉也
 ○言汝雖能致我於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
 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深子曰使貞女之志
 訟之明慶源輔氏曰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
 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
 深美壯齒謂齒之大者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三章章六句朱子曰召南

化必有淺深此詩之作其被化之未純者被
 故未免有強暴侵凌之患必待聽之明而後
 察若周南則固無是詩然騶虞純被之明而後
 南亦不南則固無是詩然騶虞純被之明而後
 女乃訟不宜有初六強暴之男則訟之九四此詩貞
 六陰柔不永於訟而九四以辨明矣曰亦不女
 貞女自守非所以召訟而男以強暴陵之
 然則九四不克訟矣所以能然者以有召伯

為九五之大人也然以此詩之貞女猶周
 漢廣之貞女也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
 早夜自守而猶有強暴之分優劣也○豐城朱
 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豐城朱
 氏曰行露之女子貞信而男強暴豈文王召
 伯之時教化能行人之染商之惡深被周之
 或變或南國之人染商之惡深被周之
 女或變或南國之人染商之惡深被周之
 之貞女見終不固求此化而先變者也
 文王之化雖無私而陰谷獨遲其勢則
 獨後陽春雖無私而陰谷獨遲其勢則
 也然也

反叶蒲何反

徒徒何反

委於危反蛇音移叶唐何反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
 素白也純未詳益以絲飾裘之名也錢氏曰兩皮

故織白絲為紉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為飾
音馴○曹氏曰裘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
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
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
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采子
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羊裘素飾可見其節儉正直亦可
見其正直○疊山謝氏曰召南大夫有威儀德之
稱潔白之服中心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德之行
法故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委蛇委蛇非此泰然自得
則貌安能使胸中微有愧怍哉○南軒張氏曰重言
舒泰而有餘裕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
退然也亦且促迫忽遽之不知矣不然有委蛇氣象
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絨委蛇委蛇自公退

食

賦也革猶皮也孔氏曰皮去毛曰革絨裘之縫界也
也新安王氏曰純絨總竊意各義微異縫之總
也兀謂之絨有界限謂之絨合二為一謂之總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

公

賦也縫縫皮合音閣之以為裘也總亦未詳
羔章三章章四句安城劉氏曰此詩之言賢才
所成之效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之
觀諸在朝則委蛇之則大節儉正公侯腹心
文王之化不可以淺深遠近論者也

詩經大雅

殷音隱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振音質

興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遠斯斯此所也違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張子曰如鶴鳴婦歎之義將風雨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勞也安居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須溪劉氏曰再言歸哉者不曰此詩明白只涵泳便自見念其勢美其德莫其

早畢事以還歸無棘欲無怨辭可謂得其情正矣婦人而能如此文王之化深矣○豐城朱氏曰何斯遠斯念其父也莫敢或違閔其勞也振君子之美其德也歸哉望其至也往役者君子情事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側叶在方反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違

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黃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但息止也便韻叶聲耳不必求異義也

下叶五後反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違

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詩經大雅

國風

四

興也登山謝氏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問此詩比君子於分易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宋子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人後言在春分易書無一字虛至約於詩則發乎情不有安成列氏曰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然視汝墳獨無尊君親上之意蓋彼詩作於既見君子未歸之日其念其行役以正此詩作於無怨咎之辭則其慰勞而勉以正此詩亦皆可見矣○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者凡三蟲斯之振○豐城朱氏曰二南言振者以仁厚言也殷其雷之振盛言也以信厚言也漸濡而子孫之衆多而自室家之盛自聖化之言故取其信言固各有所指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婢小友

賦也標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庶衆迨及

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

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言梅落

而在樹者必以見時過而太晚矣安城劉氏曰周

女梅落之時則四月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

矣故曰時過而太晚矣

日而來者乎慶源輔氏曰先生之說當矣此乃女

隱志非文王之化其能臻此哉

三叶流替反

○標有梅其實二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益不

待吉矣臨川王氏曰不暇吉日之擇迨今可以成昏矣

詩經大

國風

四

○標有梅頃筮既墜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頃音頃 墜許善反

賦也堅取也頃筮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廬陵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遺媒其謂之為男女固欲及時而求之也○黃氏曰迨母之命媒約之言也○慶源輔氏曰其辭雖若及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蓋不獨者情也待父及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采子曰以爲女子自亦不害益風爲女子自但如當此已爲不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倫問此詩固出於正只是如急迫何耶曰此詩亦是人於此亦欲達男不女之情向見東萊麗澤詩有唐來思之亦自是以嫁之情處爲父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子惠反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益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音容又邀速貌鄭氏曰齊謙慙也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羨之如此

詩經大雅國風一

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安城劉氏曰〕見星而往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者或在昏時或在旦時也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爲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往來之勤也

參所林友 昂叶力救反

○嗟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

稠直音反

稠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孔氏曰〕參白虎宿三星直十有三星銳曰參昴星衾被也稠禪音被也興亦取與昴與稠二字相

應猶亦同也〔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安城劉氏曰〕夫人之詩則亦周南

〔夫人之詩則亦周南〕

〔泥言紀叶年里反〕

〔梅叶虎附反〕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水決復〔音〕入爲汜〔爾雅〕流復〔還本〕曰凡水之岐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入所謂江有汜也○宋安州即今之德安府復州今

汙陽州並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
隸胡廣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並去之曰以謂挾已而偕
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
之偕行者孔氏曰古者嫁女娣姪從謂之媵○公
數十承事君子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
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
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
也亦悔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

興也渚小洲也水岐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沈徒河反

過音又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

興也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為淮漢為潛
小水之各禹貢荆揚皆有沱○孔氏曰皆大水別名
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故二州皆有也過謂過我
而與俱也嘯聲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
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也朱子曰此兼上兩節而
不我以者私欲之害也終而遂能悔者天理之復
也江沱之嫡而能自悔則亦可
以強夫聖化行而美俗成矣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慶源輔夫曰不我以不我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也而漏狹後禮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得性情之正也

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

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益父

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廣

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此詩為法○東萊呂氏曰一章曰悔二章曰處三章曰歌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

序也 廣俱倫及與春川 包叶補苟反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麇獐也鹿屬無角本草注曰麇類甚多麇其總名也懷春當

春而有懷也華谷嚴氏曰春者天地萬物之感萬物滋

氏以中春會男女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

曰吉士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

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

美之華谷嚴氏曰言野有死麇人欲取其肉猶以

稱以乃誘之言汝本善良何乃如比或曰賦也言

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麇而誘懷春之女也宋子曰

儻藩叔恭謂強暴者欲以不

樸浦不反 檄音速

純徒尊反

○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

玉

興也樸橄小木也鹿馱名有角純束猶包之也

嚴氏曰純聚如王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

也或曰賦也言以樸橄藉死鹿束以白茅而誘此

如王之女也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

而不言所以求之者蒙上章意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

賦也舒遲緩也脫脫舒緩貌感動悅巾

孔氏曰內則婦事舅

姑左佩紛悅注尫犬也○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

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悅毋驚我之夫以其

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新安胡氏曰莫動我之悅拒之使遠其身也莫驚

我之犬又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見其凜然不可

犯矣○慶源輔氏曰此詩之意都在此章不必於

前章死字白字懷春字誘字上巧生意見才如此

便害了此

詩本旨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爾雛王姬之車

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音也似白楊本

野有死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東萊曰此

詩言惡無禮而拒之其詞初猶緩而後益切

言其貞潔不可犯也至於其末拒之益切矣

○安城劉氏曰召南有北詩亦有周南有藻

廣但藻廣則男女各得其正而行露死麇

一詩方作之時則女已貞而男未正耳

穠奴容反與誰叶棣徒定反華芳無胡瓜二反車斤於反會三反

曰楊移樹大十數圍即唐棣也亦名移楊團葉弱
蒂微風大搖一云與李華或白或赤六月熟大如
李子食肅敬雖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
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
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
是作詩以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
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雖雖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
案予曰何彼曷不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
皆設問之詞也
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妣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
矣慶源輔氏曰東萊云不言王姬而曰王姬之車
之美而不敢指切之美也二南多言后妃夫人大夫妻
近或遠皆所以見
文王太妣之教也

子叶與里友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王之孫齊侯之

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
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一文謚之正名也稱者則
稱平王如書稱寧王也○皇甫謚曰武王五男二
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為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
或以尊故命同族為媵○安城劉氏曰二南乃周
公制作為時所定則有武王之稱以後之詩固無可
稱文王為平王猶械樸之稱初不有於謚也又聲其
稱頌為王后江漢之稱契為文人初不有於謚也又
為皇王稱奕稱厲王為汾王詩人之詞類如此王
或曰平王即平王宜白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
秋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氏傳曰齊侯
來遜王姬○新安胡氏曰以為東遷之王齊國

詩經

國風

卷一

采芣

其父母如此也其孫如此也其祖父如此也
其妻如此也君子之
如此也周矣
善善也

匪則考友 發音加 絕百加反 于音叶 虞叶音牙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
又名華一發發矢豝豝豕也豕牝曰豝
牝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
文不食生物者也陸氏曰騶虞尾長於軀
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
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
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

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

虞矣宋子曰於田儻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贊

也禮曰無事而前壹發五豝故此詩彼豝者豝仁

也仁者在壹發之前壹發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

彼茁者葭記蒐田肥之時也一發五豝豝之類繁多也

和風弱物草茂則肥之時也一發五豝豝之類繁多也

反三陽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繁殖

而思足以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

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

不勉之仁始不足以形容之也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蓬草名一歲曰從亦小豕也曹城朱氏曰于

于嗟麟兮無以異而彼以為與此賦中之比也公

麟之仁無以異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

仁無以異騶虞所以見王道之成由是而法度彰

詩經卷一

禮樂者由是而雅頌之
聲作豈徒曰風而已哉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
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
之及物者廣矣問麟趾騶虞莫是當初有此
是取以爲比即此便是麟趾便是騶虞
城劉氏曰麟趾言公侯仁厚故知其化之入
人騶虞言庶類繁殖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
故知其澤之及物
而久則其薰蒸透徹融液周遍自有不能已
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爲鵲
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慶源
曰周南見其化之入人者深召南見其澤之
及物者廣則文王意誠心正之功轉移動化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愚按鵲巢至於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
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
家也其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
而國君能脩之家及其國也其詞雖無及

始於家邦終於四海者無以復加矣此義至
厚則在外者無不孚騶虞言國君蒐田以時
則遠在內者無不化也未有邇之未孚而可
及遠者之也鵲巢之在國之亦在闕雎之所
其本一而巳○故城劉氏曰此詩之應鵲巢
亦猶麟趾之爲周南而但作詩者非同一人
而成皆以仁獸爲喻皆以于嗟爲詞皆以三
吟咏性情性亦商而有同然者歟編詩
者分置二南之不得無意乎

於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
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為之
者與南軒張氏曰王者之化遠而大溥養斯
皞如唯何彼穠矣之詩為不可曉當闕所疑
耳豐城朱氏曰南方之諸侯固非一國也而
繁之敬無不乎朝者無不節儉而正處乎
閨門為無不專靜而安分義雖里巷僻遠之
處自庶微賤之家而相陵則推而上之猶以貞信
而積無強暴如騶虞則王道成矣先儒所知
謂舉無一事之言不固無一人之仁舉是雖人而
言又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時為然是雖人而
王意誠心正之功而召伯循○時為然是雖人而
行宣布之力亦不可誣也循
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為正風今姑從之朱

曰周南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而召南言詩侯
蓋人周道之正風也○孔子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見周道之正風也○孔子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南見周道之正風也○孔子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召見周道之正風也○孔子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至見周道之正風也○孔子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內見周道之正風也○孔子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然見周道之正風也○孔子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諸侯自後南之深也○鄭氏曰二南皆出於文王之
其詩也○孔子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也○孔子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
而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朱
曰為猶學也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朱
事正牆面而立也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朱
所見正牆面而立也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朱
未有不本於齊家必即南軒張氏曰天地之間無所不可推
而後為家齊由必即南軒張氏曰天地之間無所不可推
為之不從此始則動有礙雖尺寸不可推

而行之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慶源
輔氏曰二南之詩於文王齊家之事則未嘗及也今乃謂所言之
矣至於修身齊家之事何也曰身者家之本也
皆脩身齊家之本於身者中之化○自內及
人之如此則其脩身之事固在王之中矣○蓋詩
外如孔子告伯魚學詩必自南周召南始○考索
曰序先王之風而周南召南又為南始○蓋詩
此皆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化行於此故其肅肅雖
雖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
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廬陵李氏曰
侯之卿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於君以禮賓
之與射飲酒之禮也○禮州長春秋以禮會
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燕禮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下鍾磬合奏此禮也○燕禮合樂謂堂上歌瑟與
之臣燕飲酒鄉射自歌其樂故言合樂不言鄉歌
也○樂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

詩經

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
所諷誦以事其君子方宿燕則有之○
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
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
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
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
諷誦所以風化天下始於二南而極于天下
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
不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如春風和
朝廷下至問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
氣及物則至問巷皆可得而用之此如春風和
曰二南皆文王時詩周公取以為萬世法雖自
夫人大夫士庶人時詩周公取以為萬世法雖自
於己而於其配必謹所擇是蓋禍之法雖自
以重宗廟重其身正夫婦擇是蓋禍之法雖自

